

荒唐岁月

一个边远小县的『文化大革命』

邓炬 著



荒唐岁月

一个边远小县的『文化大革命』

翻印必究 版权所有

荒唐岁月

著　　者：邓　炬

出版发行：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上水新成路一百二十三号三楼

电话：二六七零六六三三

传真：二六七零一三八二

印 刷 者：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印　　数：三仟册

定　　价：港　币 36.00 元

人民币 19.80 元

出版日期：

ISBN 978-962-450-315-9/D.52698

序言：平常人的荒唐岁月

邓炬老师的小说集《荒唐岁月》写的是“一个边远小县的‘文化大革命’”。对此类边远小县我是比较熟悉的，因为我便出生在那样的边远小县，小县的“文化大革命”也算亲身经历。如果略加考量或比对参照，小说中所写的人和事，虽然不能一一对号入座，却也常常有所耳闻或往往似曾相识。其中的人物，无论是“叱咤风云”的造反派，还是“罪该万死”的“走资派”，抑或是挨批遭斗的“黑帮分子”、“牛鬼蛇神”，其实都是一些平平常常的老百姓。再强调一下，是再平常不过的老百姓。在县城，可以常常见到他们走街串巷谈论家长里短的身影。但是，那是在常态环境下。一旦“运动”骤至，时机来临，风向转变，社会整体浮躁，这些平常人在常态环境下的心平气和，就变成了在荒唐岁月中的极端变态。他们或者充当造反派以折磨人污辱人为快事；或者涂上斑斓的色彩保护自己；或者弄巧成拙，越抹越黑，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或者以苦为乐，苦笑着应对命中注定的劫难；或者精神崩溃，浑浑噩噩地过着漫长的岁月。总之，荒唐的岁月，非常态的环境，激发了平常人的“聪明才智”，刺激了平常人的求生本能，泯灭了

人性，让我们观察到了人性恶的极致。

“文革”中，小城的风云人物其实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是荒唐的政治斗争把他们推上历史的前台，演出了一出出热闹非凡的悲剧、丑剧和闹剧。原名郝文渊的“郝大炮”因为大跃进时长于放炮而得名。有了这一技之长，原本也可衣食无忧，安安稳稳过一辈子。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放炮专长派上了用场，由此在“炮轰县委”中大显神威，又因其“文渊”的大名而被革委会领导乱点鸳鸯谱，当上了文教办主任。小学尚未学好的郝大炮管理知识分子云集的文教部门，当然纰漏百出、笑话百出了（《笑星郝大炮》）。本来憨厚老实的小杜，在道班勤勤恳恳地劳作，安安稳稳地过着日子。但作为工人阶级的小杜，理所当然地卷入了小城的派系斗争并被人利用，以腿脚残废的代价成为造反派的中坚力量。可惜好景不长，因为将未完工的领袖画像上的耳朵误认为是“大花卷”，而遭批斗并遣送回道班重操旧业（《大花卷》）。

既然厄运来临，就得“直面惨淡的人生”。与其被动地挨打挨批，不如“随行就市”，“积极主动”地“迎合”造反派的淫威。这就是“新闻人物”、“牛鬼蛇神”贺胡子对于飞来横祸的应对之策。于是，小城出现了一道“靓丽”的“风景”：贺胡子光头锃亮，光脸铁青，原来的美髯公变成了花和尚，原来的衣冠楚楚变成一身鲜红的运动服，“牛鬼蛇神”的牌子寸步不离地挂在脖子上；于是，批斗会上，贺胡子的滑稽举动引人注目，可圈可点；劳动场上，贺胡子智斗造反派的故事令人忍俊不禁，耳目一新；

母亲病故，造反派不准假，贺胡子径直向伟大领袖请假的故事传为美谈，成为“新闻人物”贺胡子在“文革”期间突出表现的点睛之笔。（《新闻人物贺胡子》）

像贺胡子那样由被动变主动从而有效地保护自己的“智者”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无辜者只有听凭命运的捉弄，糊里糊涂地卷入残酷的运动，莫名其妙地成为批斗的对象。兢兢业业、洁身自好的吴校长被打成“走资派”，在批斗会上，因为答不出“今天是什么日子”的问题而下不了台，耽误了时间，八岁的儿子在家中因煤气中毒而死于非命（《今天是什么日子》）。被揪出的“走资派”校长给“保皇派”团支书一支香烟，被认为在传递“密码”而遭极端残酷的批斗，终至双双不堪凌辱而自杀身亡（《一支香烟》）。正直善良、办事认真，且技艺精湛的物理教师廖士贵，曾因误砸红宝书遭造反派学生押送工宣队请罪，也曾因为不突出政治、“脑子里少根弦”而屡受批判，于是“矫枉过正”，在抢救落水学生时仍高举宝书，终被无情的洪水吞没。（《红宝书》）

放在今天来看，以上事情的荒诞、荒谬、荒唐是显而易见的，完全可以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轻描淡写一笑了之。然而，在那种剑拔弩张的政治高压之下，在那种阶级斗争的简单思维方式下，在由简单思维方式形成的狂热、狂暴、狂乱的氛围中，一句话，在“文革”中极“左”路线猖獗时，我们那些可怜的当事人并非像我们今天回顾起来那么轻松。他们的人格受到侮辱践踏，行为受到控制监视，基本的生存权利遭到剥夺，他们遭到造反派的肆意凌

辱，成为“建功立业”、邀功请赏的对象。他们身心遭受地狱般的煎熬，在漫漫长夜中惶惶不可终日；更为可悲的是，他们中的不少人对自己的“原罪”、“现行罪”供认不讳，心悦诚服地认真改造，一门心思要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之中。由此，我们看到环境对于人的巨大作用。在特定环境之下，信念和操守，理智和理性，都经不起严酷现实的风卷残云、摧枯拉朽；纯真和善良，洁身自好和明哲保身，都在疯狂和变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蜕变或异化。

邓老师善于抓住生活中的细节，加以点染，以小见大；善于在看似漫不经心的叙述中娓娓道来，以机巧的语言、智慧的调侃引人入胜；通篇语调幽默诙谐，无论讥讽反派人物还是叙写小人物的悲剧，都是笔里藏锋，在表面的轻松中隐含无可奈何的心酸和叹惋。

尽管作者加入许多幽默、诙谐和调侃，所表现的事件仍然具有高度的真实性。或者说，由于这些幽默、诙谐和调侃，使历史的真实更加富于张力，更加深刻地得以显现；同时，作者的写作个性得以彰显，倾向性得以实现，读者就更加真切地身临其境了。因此，我们可以将《荒唐岁月》当作一个小城的“文革”史来读；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幅由无数真真切切的小人物、小故事构成的颠狂岁月、荒唐年代的历史影像。存史为鉴，以史为鉴，窥小见大、由此及彼，小说集《荒唐岁月》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也由此可见。

王 刚　2009.3.于汇川园.

目录

序言：平常人的荒唐岁月

01 新闻人物贺胡子 ……01

02 祸起银球 ……11

03 笑星郝大炮 ……15

04 大花卷 ……42

05 今天是什么日子 ……47

06 怪圈 ……57

07 “三家村”聚散记 ……62

08 同床 ……83

09 输不起 ……91

10 难忘的归程 ……111

11 红宝书 ……120

12 一支香烟 ……140

附录：牛棚琐记 ……147

后记：不该忘却的记忆 ……167

新闻人物贺胡子

01

在这座小县城里，贺胡子可算是家喻户晓的名人：刚四十出头，就留下一腮美髯、齐肩长发，衣着考究、风度飘逸；县文化馆馆员，吹拉弹唱、书画照相，样样在行，搞群众文化辅导活动得心应手，小有威望又大有人缘。但，除了人事档案和工资花名册上可见他的本名实号外，大家只知有贺胡子或贺老师，早不叫也不知他的本名了。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初，贺胡子颇能发挥他的“一技之长”：为搞“红海洋”，成天爬壁攀高画红日大海，仿“毛体”书“舵手”诗词于路口要津以指引航向，等等。在成批被揪遭斗的文化人中，他可算是“一枝独秀”了。对此，每当要好的亲朋为他庆幸时，他总是习惯地捋着美髯，似笑非笑地作深沉状。岂料，好景不长，一张大字报便让他在倾刻间改变了面貌，由可钦可羡的红色宣传员而变成了可憎可恶的牛

鬼蛇神。

事情的起因确在意料之外而又似乎在情理之中："文革"前两年县文化馆组织了一次文化讲座，贺胡子主讲了国粹京剧的"脸谱问题"。讲者滔滔不绝，听者津津有味，散场后数学员意犹未尽，仍围着贺老师问这问那，其中一人指着墙上挂着的"毛刘周朱陈林邓"七个中共中央常委的头像问："贺老师，你看这些领导人的头像应归入你讲的哪一类脸谱？""不好说，不好说。"贺胡子确实不敢妄言，但又不甘心在学员面前失去水准，捋了捋胡子，选最好参照的人物评述："你们看，周总理刚正之气表于眉宇，是典型的宰相类人物。"边讲边收拾讲稿，作且战且退的准备。"林彪呢？"学员却紧追不舍，也真会选取典型。贺老师预感到事情有些不妙，但又忍不住瞟了墙上林的头像一眼，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勾勾鼻儿塌塌眉……像个……武丑……"边说边走，连放在桌上常不离手的茶缸也忘了带，便匆匆离去。两年后的今天，此事被揭发出来，只省去了对周总理的贴切参照，专突出了对林副统帅的"恶攻"情节。对既非当权派也非右派且家庭出身亦系城市贫民的贺胡子，虽有恶毒攻击伟大领袖亲密战友的言论，但要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还得"创造"条件，于是，先将他打入牛鬼蛇神一类，便是理所当然的处置了。

"贺胡子被打成牛鬼蛇神了！"一夜间成了县城里轰动性的新闻；而此后，有关贺胡子的新闻一条接一条地不断在县城传播，贺胡子真成了新闻人物。

首先，贺胡子剃革命头便令人饱了耳福更饱了眼福。贺胡

子被揪出的当天，即有红卫兵小将强令他剃去满脸“封资修”的大胡子，且刮光满头“不男不女”的怪发，倾刻间美髯公变成了花和尚。贺胡子则自觉“加码”：当天脱下常穿的那套毛哔叽中山装衣裤，只穿原为内衣裤的类似运动服的红色棉毛衣裤。于是，从那天开始，县城里便出现了一个怪异形象：光头锃亮，光脸铁青，上、下身通红的贺胡子！这，确令不少人诧异而又开心，但却无人知晓贺胡子的本意：既然头上无发，脸上无须，那么干脆身上脱毛（哔叽）好了。反正，“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像花和尚鲁智深一样，有什么可怕的！人们不是常讲彻底的一无所有者是无所畏惧的吗？

接着，贺胡子挂黑牌、挨批斗的事，又成了新闻。当年，挂牌、游街、挨斗真是家常便饭，打伤打残、整死人也见惯不怪，贺胡子挂牌、挨批何以会成为新闻？其时，凡被揪斗的人，均保管着一块倒写着自己名字、白底黑字打红叉、由革命造反派“授与”的“黑牌子”，一旦接到接受批斗的“勒令”，立即提前将“黑牌子”夹在腋下，低头、勾腰、拖步穿过大街，到十字街批斗台下方自动挂上“黑牌子”候批，批斗结束，又夹着“黑牌子”回家。然而，贺胡子却不然，从他挂上“黑牌子”那天起，就在所有的公共场合，一直把“牛鬼蛇神贺胡子”的黑牌挂在胸前，若无其事地去菜场买菜，去河边洗澡，去公厕出恭……每当他去十字街批斗台下候批时，从不作萎靡状，相反，注意力十分集中，一但听到“把牛鬼蛇神贺……”即“贺”字语音未落，他便急步冲上台去；当发令者把“……贺胡子揪上台来！”的指令下达完毕，还没有等站在

两旁的红卫兵小将“揪”，他早自觉地在台上站定，且专站在别的挨斗者躲之不及的宣传口最大的走资派——南下干部肖部长身边。当造反派强令他们跟着呼“打倒”口号时，其他挨批斗者低着头勉强抬抬右手，他却前仰后合，振臂伸腰……如此等等，自然令围观者“刮目相看”，甚至台上的主持人也觉有趣。其实，贺胡子绝非是在制造新闻，更不是逗人开心。多年后当有人问及时，他道出了其中的奥妙：挨斗时，绝不要让人“揪”，更不要坐“喷气式”上台，自己一挣便冲上台去，明可视为自觉接受批斗，实则躲过挨“揪”这一劫；老肖部长系北方大汉，人高马大，站在他身边只要稍稍一低头，就比他三、四十度弯腰还要显得“老实”，即可免受按压之苦；前仰后合，活动久站的腰身，当“工间操”，何乐不为？至于自己高喊“打倒”，与自己挂黑牌上街一样，意在用玩世不恭的方式提醒人们：这绝非什么为了国家永不变色的严肃斗争，而是捉弄人的政治游戏而已；像做戏一样，玩就玩吧，丑不在我，而在始作俑者……

紧接着，“贺胡子力挫朱矮子，智夺黑帮劳动组长”又成了头条新闻，甚至可说是一段佳话，传遍了大街小巷。那时，被揪出的“异类”统称“黑帮”，“黑帮”们除接受批斗、写检查交代外，还要被罚劳动。为了以“黑”治“黑”，劳动组长由劳改释放后又被揪出的强奸犯朱矮子担任。朱矮子平时最恨各级当权派，最看不起“吃屎（知识）分子”臭老九，当上组长正是他发泄兽性的机会，其手段之狠毒远超过“革命群众”。一次，要送粪到离城两公里远的农场蓄粪池，朱矮子鼓

起一对圆眼，坚持一上午每人要送五担。大伙一算，三、四个钟头的时间，来去五趟二十公里，空手走路也够呛，还得挑粪，怎么行？纷纷提出反对意见并向监管的红卫兵小将反映，小将请来了他们司令部的一个小头目，也觉不好决断。

“我看这样行不行？”贺胡子习惯性地捋了捋光下巴：“这轮送粪的活路看来要干十天半月，今天我和朱矮子先作试验，看看一个上午能挑几担？”“行呵！”、“赞成！”大伙急不可耐地随声附和，司令部的小将头目竟“童心”突发：“干脆，你们两个就算比赛，一上午谁挑得多谁就当组长。其他的人就坐在这里观战，我当裁判。”“好呵！”、“要得！”大伙雀跃。

在劳改队里久经考验的朱矮子，根本没有把只会在舞台上演《兄妹开荒》之类的劳动戏的贺胡子放在眼里，摸出一支香烟点上，咪起一对圆眼：“贺胡子，你先请！”贺胡子毫不客气，一担上肩，大步向前走去。去农场的路上，离出发地约四百米处有一小山坳，翻下山坳走一段平路，而后又上坡下坡，再穿过一片树林，方可到达农场的蓄粪池。朱矮子看着贺胡子毫不减速地翻上山坳，如成竹在胸似胜券在握：这家伙挑不上两担就会累得趴下！于是，狡黠地一笑，丢掉烟头，挑粪上路。

其实，在挑战之初，贺胡子便胸有成竹了。当他挑着粪急步翻过山坳，并未一直走下山去，而是拐入左侧的小路，走十多米到竹林后一农家的毛坑，将桶内的粪向坑内倒去3/4还多，剩下不足1/4，然后拐回大路，飞步直向目的地奔去。反正，

农场的蓄粪池容积大，又无人看管，更勿需验收。当他晃晃荡荡地把垫桶底的那点粪水倾入池中，挑着空桶走回头路穿过那片树林时，竟情不自禁地哼起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的选段“穿林海，过雪原……”；恰在此时，他看见朱矮子挑着两满桶粪水，正上气不接下气地从对面小跑而来，又禁不住发出杨子荣式的“哈、哈、哈……”的笑声。这，实在是令朱矮子始料不及而又气愤不已的，而更让他不得其解的是：当他以超常的速度赶到粪池，随即挑着空桶小跑回来赶到山坳口时，贺胡子正放下第二担，故意拦在路中央，已在那里歇气了。不等贺胡子的风凉话入耳，朱矮子一对鼓眼直视前方，绕过贺胡子，急向坳口下冲去。

如此“时间差”一打，贺胡子如法炮制，从上午八点半到中午十二点，挑完四担；而几乎累得要死的朱矮子，直到十二点半钟，才完成四担。胜负分明，红卫兵小将说话算数，贺胡子夺得组长“官位”，朱矮子的鼓眼气得更圆了。

“最近，贺胡子又有哪样新闻？”此类问话，在一段时间里，几乎成了县城里不少人闲聊时的话题。当然，在有关贺胡子的所有新闻中，最具爆炸性的，莫过于“贺胡子向最高统帅请假”了。

那是一九六七年初夏，当时在县武装部“支左”中获胜的造反派，一举夺得了县党政财文大权；而流年不利的贺胡子，偏在那“大喜”的日子里，惊悉慈母去世的噩耗。老家虽在邻县，但也有七十余公里的路程，要赶回去奔丧，在根本无车可乘只靠人走的当时，来去至少得三、四天时间。去请假？刚夺

权掌印的造反派头头们正忙着分“交椅”、排“座次”，小将们正忘情地狂欢，若去找他们，被臭骂一顿算是小小的见面礼，倘不准假（甚至可以肯定绝不会准假！），作为独子孝子的他，因非回去不可而不得已抗令离去，那简直如犯天规，后果真不堪设想。经过彻夜苦思，几近绞尽脑汁，贺胡子终于有了“绝招”：向最高统帅请假！他把用大字报形式写成的“请假条”，放在房屋正中毛主席肖像下的条桌上（那里，是他每天必去“早请示”、“晚汇报”的地方，桌上，存放着供小将们查看的请示汇报提纲），旋即乘黎明前的黑暗，关门上锁，匆匆赶路奔丧去了。

贺胡子不知去向的事，当天中午朱矮子便向红卫兵头头们作了报告。由于贺胡子的爱人长期因病早带着孩子回娘家了，小将们首先便去城郊他岳母家查找，自然不在；问其他“黑帮”，均言不知；也想过到他老家去找寻，但又不属本县本派势力范围，“形势复杂”，更不便联系……

“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此事，惊动了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头面人物，于是下达了以上“判词”，自然引起广泛关注，并由此派生出诸如贺胡子一贯爱唱苏联歌曲可能投靠“苏修”去了等荒唐的流言。

然而，当人们的想像力还未发挥到淋漓尽致的时候，在贺胡子出走后的第四天中午，一身风尘、极度疲惫的他如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穿街过巷，开门回家了。

“贺胡子！这几天你到哪里去了？”刚进屋连破鞋都还未来得及换的贺胡子，就见一群气势汹汹的红卫兵手执铜头皮带

冲进屋来。他深知来者不善，立即站起作立正姿式：

“报告红色政府！”

“什么？报告？红色政府？”红卫兵头目也觉唐突。

“红色政权建立了，你们代表红色政权来执行政策，向你们报告，就是向红色政府报告嘛……”贺胡子不紧不慢地作答，而且特别突出了“执行政策”几个字。

“少他妈废话！这几天你狗日的上哪里去了？”话虽难听，但来“执行政策”的头头的口气，似乎缓和了些。

“我八十岁的老母去世了，作为独子，我回去安葬老母去了。”贺胡子从身上摸出一团青布并抖开，给小将们看“物证”：葬礼结束后他没敢再戴上的青纱套。

“你妈死了？回去安葬？那……那为什么不请假？”

“请了假，准了假才走的……”

“请了假准了假的？”头头打断贺胡子：“向谁请的假？假条在哪里？”

“是向……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请的假……”贺胡子此言一出，全场惊异！而他却从从容容地走到毛主席像前，毕恭毕敬地站住，捧起放在桌上的大字报式的“假条”，呈给红卫兵头头。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更无暇思考的头头，下意识地接过贺胡子递来的“假条”，其他的红卫兵立即上前围观。幸好贺胡子似有先见之明，“假条”如大字报般，大家都能看清。

“假条”的内容确有理有节而又情文并茂：从遵照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教导的村上的人死了要开个

追悼会以寄托哀思开始，继而讲到他母亲系城市贫民，按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的界定也属无产阶级，活了八十年如今死了也得入土为安；然后陈述他是独子，不得不回去，以免增加当地革命群众的过重负担……最后谈到新生的红色政权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头头们日理万机、小将们昼夜辛劳，不能在大喜的日子里用此类丧事去打扰他们，所以特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爱民如子的伟大领袖倾吐心声、表达心愿……头头和小将们看罢“假条”，虽也觉荒唐，但内心确也有几分为之动容：这家伙想得绝、说得也有些道理……

“你……你讲请了假、准了假才走的，那……怎么准的假？”头头毕竟是头头，追问到了“点子”上。

一直毕恭毕敬站在那里的贺胡子，抬起头来，看着那张伟大统帅身着黄军装、微笑着向受阅的红卫兵挥舞黄军帽的照片，似乎沉浸在深情的回忆之中：“那天‘早请示’时间，作为一项特殊的请示内容，我向毛主席他老人家恭读了我的假条，他老人家耐心、仔细地听我读完，然后……然后微笑着向我挥手似乎在嘱咐：去吧，早去早回。当时，我也没有考虑他老人家反对搞封建礼教那一套，身不由己地向他老人家连叩三个响头，便匆匆赶路；同时，我向老人家保证：一定早去早回……你们看，”贺胡子边说连脱下脚上的一双破鞋，露出由于赶路多处被打起血泡，有的还在流黄水的双脚，“昨天下午老母一入土，我连夜赶路，急走了一百五十多里，虽然满脚打起血泡，但一想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关怀，心中感到无限温暖，身上增添了无穷的力量，一点不觉痛和累……”